

薩根的春天

格·古立亞著





薩 根 的 春 天

格；右亞亞著

成 時 譯

作 家 出 版 社

一九五六年·北京

薩根的春天

格·古立亞 著

成 時 譯

※

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〇五七號)

北 京 東 四 頭 條 胡 同 四 號

北 京 市 印 刷 一 廠 印 刷

新 華 書 店 發 行

※

書 號 : 420 字 數 : 97 千 字

開本 31''×43' 1/32 印張 $5\frac{9}{16}$ 插頁 3

一 九 五 六 年 四 月 北 京 第 一 版

一 九 五 六 年 四 月 北 京 第 一 次 印 刷

印 數 00001—13000

定 價 (6) 0.49 元

Г. ГУЛИА

ВЕСНА В САКЕНЕ

据英譯本 "Springtime in Saken" (Soviet Literature, No 9, 1948) 轉譯，並据法譯本 "Le Printemps à Sakène" (莫斯科外國文書籍出版社) 校補，此次重排据 "ДРУЗЬЯ ИЗ САКЕНА" ("СОВЕТСКИЙ ПИСАТЕЛЬ", МОСКВА, 1954) 第一部 "ВЕСНА В САКЕНЕ" 校訂。

內 容 說 明

“薩根的春天”是描寫蘇聯阿布哈茲蘇維埃社會主義自治共和國的一個處在偏僻閉塞地區的集體農莊提高穀物收成、逐步趕上先進水平的故事。一個衛國戰爭結束後復員歸來的軍人凱莎不滿意農莊長久以來的停滯不前，為了響應黨的號召，大膽地提出了每公頃收穫五百普特的口號，並且作出了利用當地天然肥料施肥的計劃。他得到了黨的贊助和支援，克服了一部分莊員的自滿保守思想，實現了他的理想。小說還穿插着他和農莊姑娘卡瑪的戀愛故事，刻劃了一個堅強、勇敢、有強烈的進取心的蘇聯少女的典型。

作者以簡潔明朗的手法，富有詩情畫意的筆觸，描繪了集體農莊生活中先進與落後思想的衝突，反映了體現在黨的領導者和先進人物身上的社會主義制度的無遠不屆的威力和優越性。

本書榮獲一九四八年斯大林獎金三等獎，並被改編為同名的電影和舞台劇。

在薩根……可是首先我想你們應該知道這個叫薩根的地方在哪兒。不要往世界地圖上去找——那些地圖的比例太小，不能在上面標出地球上這麼偏僻的一些角落（這情形可一點也沒有叫薩根的居民着急）。然而萬一你碰上了一張阿布哈茲的地圖，你就能在靠近東北角上找到薩根。

大自然似乎故意要把這個風景如畫、而且絕對值得注意的村莊藏得好一些。你自己想吧——北邊它被高加索山的陡峭的支脈環繞着，東邊是高聳而陰沉的呱呱山，西邊是克里奇山，那是一座胸膛裏常常儲藏着大冰雪塊以備不時之需的詭計多端的山。薩根彷彿夾在一個鉗子裏面。那末你要說了，那還有南方呢？從南方到薩根的路有九個山隘和八條山澗阻隔着——那些天然障礙一個比一個嶮峻。像是一個童話，是不是？然而薩根依舊存在着，繁榮着。

到過高加索的旅客們一定很熟悉克魯好山隘。他們

也会知道那条下去到海边的路。那条路蜿蜒在奔騰澎湃的狂特拉河和可道河的峻峭的河岸上。他們在狂特拉河流到可道河的口上休息的時候，一定不止一次地聞到過從峽谷裏吹送來的山風的蜜也似的甜香。你要知道：這山風就是从薩根來的。

打從傳說海底開始上升露出了那片現在叫做高加索的地方那個荒遠的時代起，薩根已經存在了。沒有人說得上來人們怎樣來到薩根和什麼東西驅使他們來的。只有一件事可以確定——從記不清的時候起就有人在薩根住着。

大約四十年前，一個蘇呼密地方議會的官員患了肺病到這裏來找山鄉的空氣和低廉的山羊奶。由於主人好客，他不花一文兩樣東西都得到了。這位官員常是陰沉沉地怀着怒意——在這種時候沒法可以接近他。有時他幾夜不睡覺，只是坐着，在一本厚厚的記事冊裏寫些不知什麼東西。和人家談話中，他把沙皇和公爵們說得十分難堪——難堪得叫你掩上耳朵。不錯，他是又驕傲又倔強，現在卻吃了不肯隨和的虧。農民喜歡他，盡他們的力量照顧他。一天，這位官員在山中發現了一塊石砌的墳地。這發現讓他得出了一個結論：古代的人——上古的——一定有什麼理由看上這個地方。這位官員把一切都詳細告訴了他的主人，他們又傳給他們的鄰居。薩根人知道了在很久很久以前就有人住在他們的紅土上，都很

高兴。

不知道为了什麼緣故，这位官員——他是一个聰明的人——对村莊近旁的那座灰色的山崖發生了兴趣。他劝農民們把山崖上的塵土撒在他們的耕地和園地上面，可是沒有人听他的話。在他的行李中間（那年春天他吐血死了）人家找出一本題作“薩根的天然磷灰土”的手稿來。这本原稿从这人手裏到那人手裏傳了好久，直到最後人家不管这一手好字，把它当烟捲紙用了。可是原稿的第一頁有好久裝飾着薩根一座小屋的牆壁，它糊住了一塊栗木板的狹小的裂縫。那座小屋主人的孩子記熟了所有寫在上面的話，那个愠怒的患病的官員的字句牢牢地印在他的記憶裏。

上一世紀薩根歷史的活的化身是超过了一百三十歲的老香格里拉·康巴。在他的一生中他只出过薩根兩次——一次是去找尋他那匹給偷走了的馬，第二次是他到一个鄰村去替他众多的兒孫中的一个攀親。第一次出去的時候他和他的馬一起掉到了一个山谷裏，他断了一条胳膊，第二次他的馬叫雪崩給压死了。从此以後香格里拉發誓再也不把他的鼻子露到村外頭去。薩根人难得離開他們的山窩，而打从山谷裏到他們這兒來的客人就更少了。

薩根一直列名在官方農村名冊裏，直到上一世紀九十年代的末尾，一个叫做司多可夫中尉的新縣長到來為止。这位縣長在了解了情况並听取了收稅人的意見之

後，決定把薩根從名冊中塗去，算是並不存在。那些收稅人懶得越過九個山隘和八條山澗向薩根的農民收那點數目小得可憐的錢。好在行政方面這個非常的處置並沒有引起重大的後果。薩根依舊存在在宇宙之中，和世界隔絕，它是半開化的，可是依舊和過去一樣驕傲，一樣難以接近。

這就是薩根的概括的歷史。說到現在的薩根，不得不率直地說，天知道它是怎樣一個村莊。

請到我們這區裏來，——我們的村莊全是又大，又美，又富裕。現在這兒，拖拉機比水牛還多。卡車風馳電掣地在路上飛跑，多到有時候幾乎車身和車身相擦。很多集體農莊都有了自備汽車。一句話說來——他們變得富足了。在這樣一個地方——居然還有一個薩根！不只一個區委書記為了它搔過他們的頭皮——希望把薩根搞好，可是不知道怎麼下手。

那末你會說，好吧，讓我們把薩根丟開，寫別的村莊好了。薩根這樣，薩根那樣，薩根是落後的，難以接近的——那末你為什麼要提它呢？為什麼——說的倒容易。如果我說我是那兒出生的，它是我的家鄉怎麼樣？好了，現在你同意我了，我恰恰要拿薩根來做題材，並沒有做錯。那些別的村莊有的是人來寫它們，而且就是沒有人來寫它們，它們也已經是够出名的了。

按照薩根的習俗，我應該把我自己介紹給你。我是

生在……那個倒楣的薩根！說第一句話，我就得在人前臉紅。誰不知道一個人的生命是從出生開始的。可是我什麼時候出生的呢？照薩根的古老的曆書來推算，是在日俄戰爭爆發的消息傳到薩根以後六個月。查明那次戰爭的開端和結束是够簡單的。可是什麼時候消息傳到薩根——誰能說得定呢？然而還有一個線索可以用來幫助確定這個對於我很重要的日子。那是我出生以後四年有過一場大雪。大雪的那年是一九一一年。現在再算算看——戰爭的消息經過三年才傳到薩根，成了我初生幾個月中的喜訊。

我和許多農民的孩子一樣從小就当牧童，就像人們說的，讀着大自然的書。直到蘇維埃時代，我的唇上冒出髭鬚來的時候，我才讀起真正的書來。

我在一九三三年当了……或者說差不多当了畫家的時候，來過薩根一次。人們知道了我挑選的職業都笑起來。可是等到我給一些村民畫了像以後，嘲笑就停止了，換來了驚異。原來連一個薩根人也能夠跟照相師競賽哩！這是一個驚人的發現。我又在薩根度過一九四七年的冬天和春天。那時候我的同村人知道了我的另一個職業（老康巴喚我做一个錄事，並且引以為驕傲）。

可是這個故事要講的不是我，而是春天，薩根的春天。

在我的故事開頭那天，薩根有着陽光普照的晴朗的天气。三月快要完了，暖和的空气預告着一个早來的春天。蒸汽从大地上升起。一片淡薄的幾乎透明的霧气蕩漾在溪澗上和峽谷裏。那霧气升起來，遇上了气流，凝聚起來，開始結成一層濃霧。

在那个有着銀草地的响亮名字的小村上空凝聚了一朵真正的雲。小村緊貼着陡峭的山坡，雲沒有地方可去。它的肚腹輕輕地掠過老高的松樹，散成片片，重新又聚在一塊。它順着从鄰近峽谷裏想到薩根河谷去的气流往東慢慢爬着。那時候深藍的天展開了，陽光更猛烈地照暖了大地。

可是座落在薩根鄉口的河谷裏的硬殼果溝村中已經实实在在充滿了春天的气息。這兩座村子的距离不过幾公里，然而區別是很大的。這兒的人已經想到：流泉和它們的涼爽的樹蔭正招引着他們。莊員們用了幹活的眼光端詳着大地，琢磨着開始工作的時間是不是到了。春來懶洋洋的狗爬在院子裏打瞌睡。草放青了，冬天裏遺忘了的鳥声現在又在鳴囀。嫩芽在樹上舒放。作为真正的春天的溫暖不可抗拒地、有力地在大地上海濫。

然而不管陽光怎样照耀，怎样温暖地薰灼着，三月末四月初的山泉依舊不是最理想的休息的地方。大气中还觉着有一股潮濕。潛伏在深处的冬天的餘寒像心底一陣陰鬱的思潮一般还被大地保留着。泥土还没有受到足够的陽光，只是表面上冒着蒸汽，而在地下一腕尺^①的四分之一的地方还有着二月的寒冷。

在两个村子的居民合用的溪泉旁坐着凱莎·密尔巴，他是一个約莫三十歲的年輕人。他正在心不在焉地削着一根木棒，顯然只是在打發時光。一个山中牧人常戴的寬边氈帽和一根手柅一起躺在他的身旁，那根手柅是走陡峭的上坡路時用來支撐他的一条受伤的腿的必不可少的东西。凱莎穿着一件保護色的軍裝上衣，外面緊緊縛着一根軍用的寬皮帶。他那擦着山羊油的軍用粗皮靴發着亮光。

爬滿了蔓生植物的低低的山坡在溪泉四周圍成一个馬蹄形，溪泉清澈澄明得正像山中的大气。小溪看來有如玻璃鑄成，可是削下來的木屑時時落在水面，激出幾十个水花，一个比一个大。水花往四下裏擴展，这个年輕山民的眼光一直隨着水花流動。

就在这兒，在这个溪泉旁，在一兩分鐘間兩個最不願意見面的人就要遇上了，他們不是仇人，不是的。可是

① 一腕尺約合半公尺。

你也不能說他們是好朋友。一種相互的厭惡把他們隔開了，這種厭惡是正在往溪边走來的那個姑娘無意中引起來的。事情是這樣的。一個叫尼瓜拉的薩根人在認真追求一個姑娘，而他覺得凱莎·密爾巴也在和她糾纏，而且十足地獻着慇懃。尼瓜拉認為他已到了該找一位美麗溫柔的妻子的年紀，正在他以為計劃成熟的當兒，這個凱莎就像青天霹靂一般從天而降，使得整個好事落了一場空。還在凱莎上前線以前，就在這兩個年輕人心中產生的愛情，顯然並沒有冷淡下來，所以隱藏着的嫉妒是決定這兩個男人相互關係的原因。可是，此外也許還有一個在兩人職務關係上產生的原因。說實話，尼瓜拉把凱莎認作主席的候補人。他怕這個辦事能幹的年輕人終於會被派做村蘇維埃的主席——一種不很愉快的遠景，因為這件事會在莊員眼裏貶低了尼瓜拉的地位。凱莎呢，他不滿意村蘇維埃現在的辦事方式，而且他彷彿無意掩飾這個事實。

當尼瓜拉小心地撥開灌木叢朝着溪泉看下去的時候，他先想自己避開。可是已經太晚了——凱莎早已看到了他，他沒有別的法子，只好爬下去裝作隨便的樣子跟他招呼——就像薩根人常說的，呲牙笑笑。凱莎在回答尼瓜拉的招呼的時候，也不覺得怎麼高興。

“天氣熱得燙人！”尼瓜拉略帶一些喉音說道。

他是一個結實矮壯的中年人。他的臉正在胖起來，

他的一双好動的眼睛在兩条狹縫中迅速地來回溜着。他笑時露出來的兩排堅固潔白的牙齒在他的臉上添了一點和善的表情。

尼瓜拉把一塊好大的手帕在水裏浸濕了，擦着他的臉和脖子。

“你在这兒幹什麼？”他問道，像找到了凱莎的什麼岔兒似的眨眼睛。然後他狡猾地看了一轉泉穴，神秘地接着說：“我知道……”

尼瓜拉不說下去，卻勉強地放聲大笑。他擰乾了手帕，又浸到水裏搓起來——這只是为了消遣。

“就是坐一下，削木棍，”凱莎冷冷地回答，把木棍拋在一邊。

“你以為我看不出來嗎？”尼瓜拉笑道，望着水中，他的嘴角上下牽動。

凱莎看這個老是興高采烈、漫不經心的人弄着水玩兒。尼瓜拉的健康紅潤的面頰，他的活像年輕人的兴致叫他着惱。在凱莎看來，他是一個徹頭徹尾的懶貨。順便說明一下，尼瓜拉臉頰上的鮮紅的顏色在他一坐上村蘇維埃主席的坐位的時候，很快就消失了。在辦公室的四壁中間，尼瓜拉變得又陰沉，又自負，說話行動都很謹慎。這說不定是因為在心底裏他覺得一個地道的獵人在辦公桌前面沒有什麼可作的事——說句公道話，尼瓜拉可真是一個出色的獵人。可是說到領導工作的才幹，他只有

一个要求——尽量不要打擾他。一有人去向他提出有關村中事務的問題，尼瓜拉就會說：“靜肅和秩序。”也許他只是懶惰，也許他壓根兒覺得不自在。——這樣的情形很可能！不是每一個人都坐得上主席的位置的！

尼瓜拉在伏爾霍夫斯基前線作過戰。順便說一說，他在那兒初次看到被擊潰了的西班牙法西斯匪徒，“格魯巴亞師團”。可是在前線，也有別的西班牙人。其中有一個叫作巴勃羅的，或者簡單叫作巴夫魯夏，尼瓜拉跟他很要好。這是我們的師團偵察隊裏的西班牙人。尼瓜拉對他的同村人講了很多關於他的事情。“他答應來瞧我，”這個薩根人得意洋洋地說。

“薩根像什麼？”他有時候會這樣自問自答：“亂山叢中的一塊紅土，不見得比一個熊窩強多少……”。這兩句話裏說不定包含着他悲觀的根源。薩根人到村蘇維埃來，常常可以看到一副悲觀的外表：他們主席的缺乏熱情的臉，破了的玻璃窗，軋軋响着的破門……

就如尼瓜拉常說的，他當年也是聞過火藥味的。他打過三年仗，狙擊手用的步槍沒有離過手。他常把槍柄緊貼着他的面頰，槍柄上刻滿了一個個小十字，它們為他作戰的勇敢作證。尼瓜拉疲憊不堪地回到家鄉，立刻給人擁進了村蘇維埃。“我的勳章把他們唬住啦，”尼瓜拉老實地承認道。說真話，只有森林和森林中的居民才給他真正的快樂——他天生是一個獵人。如果他現在還坐在主

席的坐位上，而村中的人沒有採取嚴厲的步驟的話，那是靠的別人在他旁邊操勞着。他們推進了村子的生活，也就把這位主席順水推舟地架着往前走。

尼瓜拉的漠不關心激怒了許多人，凱莎是其中的一個。可是每逢人家請他答覆問題的時候，他總有話為自己辯白。總之，眼前他是躲过去了……

凱莎沒有別的什麼話好說，就打聽尼瓜拉對打獵的意見。

“現在該是打獵的好時光吧，”他說道。

“打獵的好時光？”尼瓜拉噓了一聲。“你看老鷹往哪兒飛？不行，眼前在森林裏沒什麼可幹的……”

尼瓜拉在草上躺下來，把他的手枕在頭下。談話繼續不下去。凱莎望了望他的大手錶——一件前線作戰的紀念物。

“有什麼要緊事情嗎？”尼瓜拉問，“還是等什麼人？”

“什麼東西叫你這樣想？”

“可是我說得對不對呢？……”那對眼睛縫嘲弄地打量着凱莎。

這個問題惹惱了這位年輕人。他倏地站起來，緊了緊他的皮帶。

“听着，”尼瓜拉說，“你或許在等一位姑娘？……要是這樣，我就走……”

凱莎紅了臉。他想裝出一副氣憤的模樣，因為那個

暗示正好就是事实。

“好了，我只是說……”尼瓜拉用手帕拍着水。“有什麼办法呢，凱莎？我們都是人……”

可是為什麼他要那樣意味深長地望着凱莎呢？為什麼他還不走開呢？……

打从早晨起一直溫暖着凱莎的粉紅色的陽光變成了一片黑得像烏雲般的陰影：这个年輕人的心跳得又响又快，說明了這一點。

“各种各样人都可以想起到这兒來！”凱莎咆哮道。
“你不能禁止別人來取水。”

“你不能禁止！你不能禁止！”尼瓜拉哼着笑起來。他擰乾了他的手帕，接着說道：“好！我要走了……”

然而正在這當兒，樹叢又搖動了一下，一位姑娘往泉边走下來。

卡瑪（這是她的名字）給当前意料不到的景象窘住了，停了脚步，像一隻受驚的羚羊一般（薩根講故事的人特有的比喻）。她發現了不是一個，而是兩個穿着軍裝上衣的男人，就禁不住着慌了。可是在薩根和在地球上別的地方一樣，姑娘們天生來就有巧妙地隱藏起她們的思想的本領。

這樣，卡瑪就緩緩地走下來，走到水邊，她覺察到有兩雙眼睛的視線交叉着對她凝視。她隨隨便便地拉一下她的鮮艷的头巾，把那個瓦水罐提得更順手些。她的眼

睛看在地，眼皮羞澀地低垂着。

一个内心的声音在告訴卡瑪：“停住！”無疑地這是一個預感到危險的直覺。在這個以流血事件出名的地方似乎就有着危險——因為這溪泉一直就是情人們約會的地方，因此常常成為決鬥的場所（薩根一直多的是嫉妬的人）。

凱莎站在那兒皺着眉頭。尼瓜拉帶着嘲諷的笑容——所有這些都叫這位姑娘猜想兩人剛剛爭吵過。

“好極了！”尼瓜拉叫道。“就像商量好了似的。”

“為什麼不能這樣？”姑娘狡獪地說道，她的頭動人地往後一揚，露出她的雪白的牙齒。

凱莎裝作冷淡的樣子。

“尼瓜拉以為我們到這兒約會來的……”他說道。

“為什麼不呢？”卡瑪敏捷地把她的髮辮扔到背後去。

“難道什麼人羞於和我見面嗎？”

“凱莎的意見似乎不一樣，”尼瓜拉嚷道。

“我？為什麼不一樣？”

“我不知道。”尼瓜拉把他的手帕塞到他的大褲袋裏。

“啊，年輕人，年輕人！我看得出來你們倆多窘。好，凱莎——玩笑歸玩笑，可是公事是公事。明天你到蘇維埃來。有要緊的話跟你談，春天就在眼前啦，明白嗎？”

他奔上小丘，在消失以前，他帶着特別的表情說道：

“你明白嗎——春天！”